

東京歸來

美國前駐日大使 格魯著

中外出版社

——一九四三——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東南版初版

東京歸來全一冊

版權所必
翻印必究

著者 譯者 出版者 東南版發行者 發行人 印刷者 經售處

格魯

中外出版社編譯部

中外出版社

福建永安復興路一〇四號
東南出版社

孫伏園

福建永安橋尾

大道印刷所

全國各大書店

1420

序

我們同胞中有許多人，關於對日戰爭的想法，有種錯覺，本書的目的就在克服這種錯覺。這種想法，據我自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回國以來所能觀察到的，是顯然受了先入為主但又毫無根據的推論的影響。這個推論以爲日本比較脆弱，在戰爭中易於擊敗。這種想法不僅是錯誤，而且對於我們的戰鬥精神，我們的作戰努力，以及我們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的意志，構成一種嚴重的危險。如果任其發展，將成爲我們最後勝利的一個重大障礙。

在我駐節日本的期間，尤其是一九四一全年之中，我總是使我們的政府知道日本軍部方面有一種背城借一的企圖，使他們的國家藉大規模的領土擴張，從國外經濟壓迫中求得安全。我曾經報告說，日本會「以危險的和戲劇化的突擊」大打出手。珍珠港發生的事，恰恰如此。我們政府在那時以前決定建造兩洋海軍並建立與增強我們的陸空軍，就是許多步驟中的一些彰明較著的辦法，足以證明行政當局已經毫無疑義地認識那種危

險。

戰爭的一個首要格言是明瞭敵人。一般說來，美國人民關於我們的敵人之一的日本，道聽途說，以訛傳訛，實在危險得很。我在過去十年之中住在日本，我明瞭日本人民，而且明瞭很多關於日本軍事結構的事實。它的不斷增強，多年來嚴格的訓練，物資的累積，它的戰鬥精神，它的凌駕一切的野心——首先征服並完全統治大東亞（包括南洋在內）的地區和人民，然後征服並完全統治世界其他部分（包括我們的西半球在內）的地區和人民。一旦安然統治住亞洲和太平洋的廣泛區域之後，以那裏的原料財富，和幾乎無限的人力資源，作為它的奴隸，來利用那些原料並積極建造海軍艦艇及商業船隻，那時日本社會毫無問題地直接威脅我們自己的海岸和我們自己的家園。那個威脅在一年，兩年，或者甚至五年以內，也許不至於嚴重地發展開來，但是日本祇要佔有了並且成功地開發了它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所擄奪的廣大地區，那麼它對於我們威脅的嚴重性，就正和納粹德國安然統治了歐洲大陸以後對於不列顛三島的威脅一樣。即使在今天，我們也已經面對着一個強大的，資源豐富的，極端殘酷與危險的敵人了。我們必須擊敗那個敵人，一勞永逸地擊敗它，不留一點餘地讓那個威脅在將來死灰復燃。

我在公開演說和廣播中，不斷地將這些事情告訴國人，將來我還要這樣做。在這個重大的週年紀念（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之際，我覺得最好先把這些報告的一部分整理編印出來。我希望本國無論那一界，每人都讀讀它，我也希望聯合國家的其他國民能讀到它。我們大家都認識並體會了本書所報告的一切事實之後，我們纔能團結一致，勇往直前，發揮我們的一切能力到最大限度，以爭取戰爭的勝利。

這本書並沒有意思攻擊那些向來與我們爲友的日本人，當我們長期住居在他們的國內時，我們對於日本朋友一向都是讚慕和敬愛的。他們沒有阻止戰爭的力量，但他們大多是努力避免戰爭，而且戰爭一旦爆發之後，他們都感到極大的驚惶。

我現在引用一句話來結束我這節短短的序。這句話是從一九一八年在法國蒂耶里堡（Chateau Thierry）爲國捐軀的美國軍人特萊普多氏（Martin Treplew）的日記中引用下來的，因爲他的那一句話實在應該作爲一個旗幟的引路的火炬，每一個熱血的美國人都應該將它高舉起來，並以豪邁的決心，緊握着它到勝利之路：

我要工作；我要節省；我要犧牲；我要忍受；我要快活的打仗，並盡到我的全力，就像這整個的戰爭全靠我一個人一樣。」

若瑟夫 O 格魯

東京歸來

四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於盛頓。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於盛頓。

前言

一九四一年八月間，我接到一位日本友人的信，他希望美國政府終有一天對於日本實現它的「合法利益與希望」，予以同情；並且如果可能的話，和日本合作。

我相信我的回信作爲這本小書的一個背景也許是合適的，因此將他發表出來。又這封回信，我曾抄出幾份給一些日本朝野有力人士。回信原文發表如次：

親愛的——

我很明白目前國際形勢如何使你深感痛苦，正如我所感到的痛苦一樣。

我們現在所遭遇的，是一個黑暗而危急的時期，不過以往九年中間，我看見我們兩國經過幾次危機，都一一克服過來，因此我堅決相信，我們仍可逐漸克服當前這個危機。我簡直不能想像日美兩國發生戰爭那種愚不可及的事，而且真的有了破裂，我相信那決不是我們兩國任何一國政府處心積慮以求實現的結果，而祇能是由於極端分子的不幸行

爲所使然。我深深知道，近衛公與豐田大將以及羅斯福大總統和赫爾國務卿，都在竭盡全力避免戰爭，並以最高尚的政治家豐度，勇毅精神和遠大眼光，處理當前局勢。至祈上帝保佑，使他們得到成功，使他們的賢明勞績不致被彼此任何一國的近視的操切的分子所破壞。

不過，過去幾年中間曾經發生的許多事情，和今天還在發生的事體，都不許日本民衆知道，因此，要使日本民衆客觀地觀察大局並衡量一切造成我們邦交現在這樣不幸難關的因素，就很困難——我應該說是不可能。姑且舉一個例吧。我懷疑日本大多數人民是否知道最近發生的一些嚴重事件，即如日本航空員再三轟炸我們在重慶的大使館和我們的軍艦「吐圖拉」號，那艘早已遇難的「巴納」號的姊妹艦。我們的大使館受了損受，幸而美國人民的生命未受損失，還有一個炸彈只差幾碼沒有炸中「吐圖拉」號，却把它炸傷了，我們的大使館和我們的軍艦都在日本政府承認的安全區內，附近也沒有軍事目標。有三位美國軍官站在不遠的一個小山上眼見轟炸「吐圖拉」號的情景，正式發表意見，認爲這種攻擊完全是蓄意的，即使不然，至少是由於犯罪性的忽視。日本飛機飛到時天氣非常晴朗，有一架離羣獨飛，逕向「吐圖拉」號衝下，在它的頭上投下炸彈，祇

因爲差了毫釐，沒有投中。

如果那艘軍艦被炸沉，或我們的大使被炸死——這都是不難發生的事——我想我們兩國邦交的現狀，就經不起那樣的緊張，因爲全美國的人民都會怒火中燒，忿不可遏。六月初第一次轟炸我們的大使館，館址房屋受損時，我曾對松岡洋右先生說過這話。我當時說，在我駐節日本的九年期間，使我焦慮的事態，從未過於這些對我們大使館和軍艦顯然故意的轟炸，而且我認爲松岡外相眼前的一切困難問題中，也一定再沒有使他認爲比這個更嚴重的了。松岡先生答道，「我同意你的話。」可是轟炸的事，繼續不絕，幾星期中有三四次之多。就在這種不絕如縷的情況下，美日兩國仍然希望並努力避免破裂。來示希望我們承認日本的合法利益與希望。事實上，我們的政府已經屢次表示，而且最近還表示過它完全體會日本的合法利益和希望。深知日本既偏促於海島之上，不能不設法獲取原料，尋求工業品的市場，以及商業貿易的暢行無阻。但是日本如不願放棄武力的侵略，就仍然沒有希望改善我們的邦交。

我們從慘痛的實際經驗中知道，日本的所謂「東亞新秩序」和「共榮圈」，對於隣邦關係是不根據互惠和自由取給的原則的；這種秩序祇許日本的利益，或它所認定爲它的

利益的東西，凌駕一切，把別國的合法利益都排斥無遺。在過去幾年中間，我們親身感受，我們自己的合法利益，我們積年累月慘淡經營的商業，工業，銀行，文化事業，一切合法的活動，次第被消滅。首先從東北，後來又從北方，沿海各埠，長江各地，而現在又在越南遭受驅逐。儘管以往有過許多懇切保證與諾言，承認無論何處一體尊重門戶開與機會平等，結果全歸無效。每一在外相——特別是廣田，有田，野村——都給過我們這類的諾言，但沒有一個諾言見諸實行。

爲什麼？毫無問題，那些諾言是誠心誠意表示出來的。但是軍方不願意叫它們實踐。日本的軍人阻止了它們的實踐。因此，當豐田大將向我保證日本的和平意圖時，我不得不向他追述過去的那些慘痛經驗，這還算奇怪嗎？鑒於那些經驗，我國政府又怎麼能相信任何日本政府給我們的任何諾言或保證呢？

日本上層階級的人物，在談話和著作中，總要提到英美在東亞的帝國主義，提到英美的包圍。請看一看過去的記錄吧。就美國而言，我們永遠是對日本有好感的，並曾用具體的行爲證明我們的友誼。曩昔其他各國紛紛以不平等條約加諸日本時，美國挺身而出，爲日本仗義執言。日本勵精圖治，要成爲一個現代大國時，我們貢獻意見並積極幫

助它。在日本大地震時，我們竭盡一切精神和物資的力量，以表示我們對日本的友情，解救它的苦難。直到一九三一年東北被侵爲止，我們都在與中國進行廢棄不平等條約的談判，我們情願放棄我們的治外法權，包括我們在司法，商業，關稅上的許多特權，當時如果不是因爲日本發動了它的侵略計劃，以武力爲國策的工具，這種談判早已成功了。……

親愛的朋友，我不相信你或你的許多朋友能夠詳細知道這許多年來美國政府及人民如何忍辱負重，聽由日本軍事和文官當局任意狂暴地蹂躪我們自己的合法利益。

我們在全中國的教會事業，包括教堂，醫院，大學和普通學校在內，曾遭無情的轟炸與破壞，美國傳教士及其家屬被殺死傷，不一而足。雖然他們的建築物上除懸掛美國國旗外，還在屋頂上畫出很大很清晰的美國旗，而且他們座落的地點也都明確地標示在地圖上，交給了日本軍事當局，以表明這些地址附近很少有軍事目標。這些殘暴的攻擊，完全出於精心結構，細密計劃，已無絲毫可疑之處。偶然的事件自所難免，但是兩三次同樣性質的偶然事件，却不可能。中國人民流行着一種說法，即當有日機轟炸中國城鎮時，最危險而應避開的地方就是美國教會。真相已經大白，日本轟炸機正遵循着一種

精密的計劃，企圖把美國一切教會的，教育的，醫藥的，以及文化的活動，永久逐出中國。爲此一端，我們已可與日本斷絕邦交，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依然忍耐，而且我可以說，長期的忍受。而你竟於來示中寫道：「像轟炸伊朗那樣不對的事，連十分之一都不會在這一部份世界上發生。」

日本對於我們的商業公司，銀行，工業利益，貿易和航運活動，也實行着同樣嚴密的排斥計劃，首先在東北，然後在北方，在沿海各港，在長江流域，現在又在越南把美國所有的貨物無情地擄奪運走。這就是我從歷屆日本政府常常得到絕對保證，嚴格執行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平等嗎？

同時，對南方的發展正逐步推進中，一次推進一步，先加以佔領，鞏固之後，稍停一下看看結果，再推進一步。貴國許多要人，海陸軍將領，退職的大使，著名的作家，宣傳家，政客，都向報章雜誌紛紛投稿，鼓吹急速向南方拓展，從一包括南洋在內的大東亞——整個地域中肅清美國人和歐洲人以及他們的權益與活動。而且主張這種發展先以外交的高壓手段，然後必要時以武力遂行之。

法國如果不是戰敗無力，你相信它會允許越南的海空軍根據地任人佔領嗎？你相信英

國一面全力應付歐洲方面的戰爭，以保全不列顛三島的命運與安全，一面還會發動一種對越南或泰國的侵略計劃嗎？或者美國或荷蘭會考慮到這樣的侵略嗎？所謂 A B C D 「包圍」之說，真是荒謬絕倫，連一個小學兒童也欺瞞不過——如果他明白事實真相的話。但是日本要人們既然成天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他們那些怪論，A B C D 諸國自然毫無疑義地體會出來，真正被「包圍」的，不是日本，倒是它們，而且馬來亞，緬甸，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以及菲律賓自身在日本建立並鞏固所謂「包括南洋在內的大東亞新秩序」的侵略過程中，不免直接受禍，因而不得不採取自衛的措施，這又有什麼可奇怪的？與中國人因聞言真而氣憤者未嘗干乎其中。

根據一切過去的事實，根據一切說過，寫過，和做過的看來，證據確鑿，有目共睹，那個欲蓋彌彰的「其榮閣」之說，無非等於日本對所有這些地方實行統治而已。從一切證據之中，已經非常顯然，我們在美國的人，無論是現在或將來，只應依據行動和事實，決不能再信賴和平意圖的任何語言或文字的保證。我見到豐田大將時，追述了過去我們徒然信賴這一類保證，結果卻嘗痛苦經驗之後，我便向他詳細細聲明了上面的事實。其次，不妨談談中國的。蔣委員長致力和平的苦心，歷史一定會全部體認的。當時

是日軍隊不要開戰，現在他們經過了四年多的戰爭，悠悠長歲，毫無結果。蔣委員長爲人勇毅而具遠見，依然是中國的合法領袖，依然捍衛祖國，抵抗殘暴的侵略。可是汪精衛呢？日軍一旦撤退，他一天都活不下去。你看，他怎麼可以被認爲是中國的代表呢？事實上，他不僅僅是一個傀儡嗎？我很明瞭日本以前在中國的和與中國間的糾紛，但那些糾紛都是可以藉和平談判而逐步調整清楚的。那些糾紛用戰爭決不會解決。因爲戰爭，如果不在中國人民中一種自豪和敏感的國民中所能接受的條件下結束，將

使日本與中國人民間的真正友誼在未來若干年代中都無法產生。

肝衡大局，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正圖以武力宰制全世界。它一旦控制全歐和不列顛三島，則攻擊西半球不過時間問題而已。因此我們作爲一種合理的自衛方略，決定支持英國，使它不致失敗。當日本與德國建立了同盟，在這東問題範圍內，我們自然無可避免地也將日本放進這個同樣的一般的方略中。我們從而決定不僅支援英國，而且支援一切被侵略的無辜犧牲者，中國也在其內。在執行這一政策之中，我們感覺，如果一面越過大西洋輸送鉅量供應品給英國，一面却安閒地坐視着英國通達東方的其他重大生命綫可能因新加坡陷入任何軸心強國之手而處於切

斷的危機之下，未免太近視。因此，舉凡威脅新加坡之事，無不直接使美國關心。越南根據地之被佔領，就斷然予新加坡以威脅。泰國根據地若被佔領，將構成更大的威脅。所以，如果日本武力現在再在南進的路綫上邁進一步（許多日人正在公開主張這種做法），我就懷疑我們之間的邦交能不能經得起那種緊張而不破裂。而我們曾不期其可你提到伊朗，英國人也許是以業餘運動家的姿態打這一次仗，但是至少他們仍不失其紳士风度。他們會像紳士般地信任過德國保證的諾言。但是他們逐漸發覺他們所遭過的敵人所保證的諾言，毫無任何意義。儘管有互不侵犯條約以及針對着侵略的各種最神聖的保證，他們都目睹一個個的國家陷於殘酷無情的侵略者和在它們國內的第五縱隊助弄手中。諸如奧地利、捷克、波蘭、比利時、荷蘭、法國、盧森堡、丹麥、挪威、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以及現在的蘇聯，全都像邱吉爾三針見血所說的「各個擊破」了。你還記得希特勒在攫取奧地利以後，在慕尼黑以後和在攫取捷克以後，說過的諾言嗎？我現在已完全滿足了。這是我所要作的最後一次領主的調整。在每一戰場上，英國都來得太慢太晚。最後，它從痛苦的經驗中聰明地學會了，而且正唯其那種經驗，纔鼓舞着它聰明地佔領敘利亞和伊朗，藉免希特勒捷足先

登，以至威脅蘇彝士運河和整個地中海區域。但是，請注意這其中的差別；希特勒的目的在於統治歐洲，而且公然這樣宣布過；但英國却以諾言保證——全世界可以從經驗中信賴它的諾言——在這些自衛的步驟一旦沒有必要時，決自伊朗撤退，並恢復該國的全部主權。我贊成它的舉動。我不能對日本的盟國讚一詞。

我們現在也得到確實消息，所謂英國或蘇聯轟炸伊朗城市之說，已經官方正式否認。我相信這種轟炸的消息，不過是納粹的宣傳罷了。

國際關係，如果要想求其穩定而安全，必須以慎重遵行國際間的約束為基礎。各國之間自毀諾言，其結果只有走向國際無政府狀態之一途。九國公約的毀棄，不就是後來若干國家一大串破壞國際間的約束的厲階嗎？在日本還有人說，日本並未破壞九國公約。可是，請翻閱一下條文和事實，便不言而喻了。

在日本，有人認定時過境遷，九國公約已屬陳腐無用。很好，我們的政府曾經不厭其詳地聲明過，它隨時都準備考慮局勢變遷對國際約束所發生的影響，並藉和平談判來修正那些約束或使其現代化。我們決不認為，而且從來不像受人責難的那樣，認為法律現狀是永遠不變的。我們與中國進行的廢止治外法權的談判，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正如我

們情願交出我們在日本的永久租借地和許多其他合法但已不合時宜的權利。但是，日本不此之圖，却採用武力爲國策的手段，破壞了一個重要的國際條約——這個條約在簽訂之時曾給予日本很多好處，因爲它是一個審慎處理的平衡交易，由日本自由簽訂，而且在當時是愉快地簽訂的。並且日本一旦破壞條約之後，它便造成了一個先例和示範，其他國家接踵而起，首先便是義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行動。這就是國際混亂局勢的濫觴，而我們今天眼前呈現着的，正是這種局勢的悲慘結果。

日本人民受了其國內各種由軸心發出的宣傳，道聽途說，以爲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正要以它們的帝國主義野心來「包圍」日本，獲取東亞的整個支配權，掌握商務、貿易、和原料的資源，並將日本驅入絕境。親愛的朋友，這種誣蔑是如何荒謬不經，你知道得太清楚了。但是日本人民既然誤信這些無稽的責難，我們怎能希望改善我們的邦交呢？敵國政府相信，而且我本人也相信，對於日本合法的利益和期望，應該予以最充分的承認。

你知道，我不是一個失敗主義者。我相信不管當前的困難如何重大，我們依然可以引導我們彼此的國家走上健全的道路，並且爲着這個高尚的目的，我正不斷地思索，努力。